



山溝裡的婦女

高節操著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目 錄

山溝裏的婦女.....1

選舉.....9

山溝裏的婦女

“她是一個山溝裏的婦女，沒有文化，眼睛有玻璃花，並不溫柔，兩隻腳成八字形，走起路來難看得很……”唉，我不能往下想了，總之她沒有一點招人愛的地方，我怎麼就和她結了婚？怎麼竟混過了六七年？這封建婚姻我真不能再繼續下去。在過去我做工的時候並沒覺得她難看，雖然也打過架吵過嘴，可是總也沒想到離婚上去，多是打過去吵過去就算完了。但是今天可不同了，我覺得她太土了，她太難看了，她不能參加革命工作，她太落後了！雖然她遠在鄉村沒在眼前，然而我一想起她來心裏就難過，覺得十分委屈似的。我現在是個念大學的學生了，很快地就要成為司法幹部，而她是一個不識字的山溝婦女，這太不般配了！爲了我將來的幸福只有離婚。這思想在我的腦子裏翻騰着，我根本忘了我也是山溝裏出生的人。

在暑假的時候，我請了一個禮拜假回家解決這個問題。是在過午的時候我到了家，家裏的人才吃完午飯，她正紮着圍裙戴着秫秸草帽，揹着一個揹筐要去劈苞米，媽媽看見我回來了便叫她等幾天再劈。

“劈了吧！野猪挺多的，萬一照看不到給踏蹋了怎麼辦？他又不是立刻就走。”她望着媽媽說完了又看我一眼。

“上哪裏去劈呢？”我問。

“王家墳溝新開的荒地！”媽媽回答我。

“你去吧！我吃完午飯也去。”我尋思到地裏好談談離婚問題，省得在家裏叫媽聽着。她沒有說什麼扭身走出了門，我望着她的背影，她穿着一件乾淨的藍短衫，背上補了兩大塊青補丁，腳穿一雙青鞋，登登地走向王家墳溝去了。

我吃完了午飯，媽媽挎起一個杏條筐要和我一同去，我也不好意思阻攔便一同走去了。在道上媽媽告訴我說：

“這幾年種地多虧你媳婦了，你爸爸身體軟弱常鬧病，地裏家裏都由你媳婦來幹，真比你強得多了，咱們這塊苞米地就是她開的呢！春天你爸爸要把平地種苞米，好能接下新糧。你媳婦說成塊地種苞米不合適，不如種高粱打糧多，邊邊沿沿的種點苞米，再開點荒也能接下新糧。她拿着鎬頭送上糞，開一小塊種一小塊，總共開有四畝多，苞米長得可好啦！能打三石呢……”媽媽滔滔不斷地嘮起來。

到了苞米地，她已經劈得很多了，在她那胖紅的臉上掛着汗珠，藍短衫已經被汗濕透了。

“你們從這條壟往西邊劈吧！可得挑成熟的呀！不許劈帶漿的呀！”她一邊手不停地劈，一邊告訴我。“留神點，別把豆角秧踩壞了！”

“知道啦！”我答應一聲便劈起來，也就剛劈了二十來種



她一邊手不停地劈，一邊告訴我：
“……留神點，別把豆角秧踩壞了！……”

郭 鈞插圖

吧，她走到我劈過的地方喊起來：

“你看看！你怎麼把豆角秧都踩斷了呢？長那麼大眼睛不留神幹什麼的？趁早別劈啦！”我回去一看可不是怎麼的！豆角果然踩斷了三四棵，她正從秧上往下摘豆角，看着像很心疼的樣子。我心想：真小性子，踩壞幾棵豆角還用着大驚小怪的啦！

“得加小心啊！這晚豆角才摘一茬，還能摘三四茬呢！”媽媽在那邊也說了話，接着又向她說：

“媳婦！趁你女婿在家，咱們劈些嫩的煮一頓吃吧！”

“別啦！政府號召不啃青那是爲咱們好啊！煮一頓嫩的吃就頂吃成的三頓。”她攔阻着說。我想她倒挺會節約呀！

“不要緊哪！左右也能對付到打場！咱們少劈幾穗一人分幾穗吃！”媽媽說着便卡叉卡叉地劈起來。

要往家走的時候，我扶着揸筐，她向裏裝苞米，裝滿時我說“我揸吧！”“你——”她露出輕視我的樣子，我不服氣便坐下去把揸繩挎在胳膊上緊好，我一用力那揸筐只一動地方，就是站不起來。

“快點給我吧！”她說着把我扒拉過去，她也和我一樣地坐下把揸繩套好緊好，但只一挺腰便站起來登登地走了，媽媽笑着說：

“你不行啊！看看人家多有勁！頭些日子上山採榛子，一天一口袋從溝裏揸到家，採有五斗多好榛子呀！你沒看窗戶台上還晒着不少嗎？”

晚上燒火做飯的時候，孩子在搖車裏哭了，我盪了他幾下，哭得更厲害起來。

“你來！你給看着豬，我去給孩子吃口奶。”她在院子裏像下命令似的，我聽着心裏就不痛快，她向來就是你呀你呀的叫我，一點也不親熱，真落後！人家城市夫妻互相叫個名字，那多甜蜜多親熱呀！我到院子一看，她衣服袖子縮起來，胳膊上手上都沾上了豬食，手裏拿着豬食瓢，她告訴我看看着不讓母猪搶肥豬的食，說着便洗了手進屋奶孩子去了。我到豬食缸跟前一看，缸裏是又酸又臭的煮爛的杏樹葉子，而她一點也不嫌髒，用手調和着豬食很細心地餵着，我想這恐怕是城市的一般女同志所不喜歡幹的吧？那老母猪嫌杏樹葉子不好吃一下把槽拱翻了。

“你那麼大個人管幹什麼的？怎麼叫牠拱槽子呢？”她跑出來急忙用手向槽子裏攬。

“別那麼小性，那麼點杏樹葉子算什麼好的？”

“你就站着說話不害腰疼！這是爬山上嶺一把一把擄來的！你當容易來的呀！四五個豬不餵它餵什麼？沒看你買回來二斗糠！”她說話就這麼僵硬噎人，我本想發作起來和她吵一架，但是看她慢慢地把母猪喚回來，用手調和着豬食引誘着餵飽了牠，那種耐心不怕髒的精神使我的氣消了半截。

也許是昨天累乏了，她起床燒火做飯我都不知道，醒來的時候只聽她那高嗓門在院子裏說：

“拉去吧！昨夜我餵了兩三細青草呢？”原來不知是誰向

我家借毛驢子，我穿完衣服到院子，驢已被拉走了並沒見着是誰，這時候天才閃亮，她已經把飯做好在窗戶旁邊梳頭呢！我心裏一陣煩惡，暗暗想：“太落後了，爲什麼頭還留着那麼長？用卡子向回一窩多難看哪！總不如短髮列寧帽瞅着舒服。”

吃完早飯，她在院子裏刷起磨來。

“媳婦！你刷磨幹啥？驢不是借出去了嗎？”媽媽在房裏問她，我也感到莫名其妙。

“我推（磨的意思）點湯子麵（註：農村一種粗食），下晚沒吃的了，就三四升苞米抱磨桿推吧！”她一邊刷磨一邊回答。我想真怪！驢往外借自己抱磨桿推這顯什麼能耐？媽沒有吱聲，她便在院子裏推起磨來了，媽媽扒窗台看看回頭對我說：

“你不好幫你媳婦推一氣？”

“我才不能推呢！自己有驢不使往外借，這不是逞能？”我故意大聲說叫她聽見。

“我不用你幫推呀！你不回家我們還不吃飯啦？我又有驢不使用向外借了？人家王德貴是軍屬，從來沒開口向咱們借過牲口，今天頭一次怎能不借？我不能成天拿嘴喊擁軍優屬！你說我逞能？你……”她的話多了。我感到這是我說錯了。可是我不能向她認不是，認了不是好像就沒有男子丈夫氣概了。多虧孩子哭起來打斷了她的話，她才進屋給孩子吃奶，媽媽和我便推起磨來。不一會她已將孩子奶睡了，便叫

媽媽進屋休息，微笑着對我說：

“喂！請放下吧，大學生！累壞了我可担不起罪！”我瞅她一眼沒有吱聲仍獨自推幾轉。她見我不肯放，便和我一同推起來。

我要回學校的頭天晚上，她早把衣服襪子洗補好了，並且從大匣子裏拿出兩雙新布鞋，她關心我好鬧腳氣，在忙累中還擠出工夫來給我做鞋，我心裏多麼感激她呀！另外又給裝了兩枕頭榛子打在行李裏頭，留到學校給同學們吃。第二天她揹着行李翻過二十里路的山嶺送我到弓長嶺車站。

這次我在家住了七天，不知道有一種什麼力量壓制我，使我始終沒有把離婚的問題提出來解決。

回到學校不久我的思想又動起來：離婚吧，到家裏就沒有勇氣了，不離吧，心裏又難過，感到將來沒有幸福，這種矛盾思想把我陷在痛苦中。後來我把這問題提到學習小組會上來討論，大家一致批評我，說我的思想不對頭，是單純容貌觀點，爲個人打算的思想。一個真正參加革命的進步青年，應該能够幫助落後，不應該瞧不起落後，甚至於有的同學說我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男女平等，什麼是婦女解放。我表面上接受了這批評，心裏却不以爲然，但是離婚的思想是隱下去了些。

在春節前我們畢業的時候，我又回了趟家，她仍是那麼潑辣，忙着做家裏各樣零碎活，並且已上了冬學，很高興很熱心地學習，興奮地對我說：

“你看農民課本第一冊我都能默寫下來了。”她把大匣子代替了石板，送給我看，我心裏很痛快，決定要給她買一塊石板。

當我要回瀋陽的時候，她交給我一付金耳環叫我給代賣，我知道這耳環已經傳有三四輩子了——經過她的媽媽、外祖母、外祖母的母親……三四輩子如今才傳到她的手裏。她一向把它當作最珍貴的紀念品，現在爲什麼要出賣呢？她知道我這疑問，便解釋着說：

“賣了吧！留着它沒有什麼用！現在誰還戴耳環，賣了錢用到有益的地方去。”我心裏想她也許是要借出去吃利息呢？不然就是買皮鞋？因爲她早就想買一雙皮鞋。

前天接着妹妹來信告訴我說：“嫂嫂被選爲本村婦女會副會長，學習很積極，已經訂下了計劃，到七月便要學會寫信，孩子很胖已經會走了。”我心裏非常痛快，離婚的思想一點也沒有了。最後又說：“耳環錢早已收到了，嫂嫂和她媽還吵了架，因爲嫂嫂用金耳環買了十分公債！”我想到我書裏夾着的那五分公債券不禁慚愧。感到我還不如一個山溝裏的婦女呢。

（一九五〇年三月三十日於北陵）

選 舉

從金家灣的後溝上去，經過一條曲折的羊腸小道，攀上嶺頂，老虎峪堡子的房舍、樹木就在眼前了。老虎峪這個小堡子，在一般軍用地圖上恐怕也不會找到，然而它却是金家灣村中最大的一個閭，有五十七戶人家，其中有三十戶姓黃的，剩下的二十七戶是張王李趙姓什麼的都有，他們自己說這叫十八雜姓。因為姓黃的多，又出過一個“善人”，所以過去又叫黃善人溝。“黃善人”早已死去了，他的兩個兒子都是吃人不吐骨頭的大地主，土地改革時已經鬥倒，黃善人溝的名字也就跟着自消自滅了。

黃桂秋的家就住在老虎峪堡子的大東頭。

黃桂秋是金家灣村青年團的支部委員，又是婦女會的組織委員，講工作，講學習，都是跑在人家前面。在這三里五村都流傳着這麼一個順口溜：

“黃桂秋，年十八，

婦女堆裏一枝花。

學習好，勞動強，

模樣長得人人誇！”

的確是這樣，周圍村子的小伙子們，對黃桂秋是又眼饞又敬服。眼饞的是自己配不上，不敢妄想；敬服的是人家工作真有兩下子，就拿這次選民登記、審查選民資格的事情來說吧，她這個選舉委員會委員可認真啦！她一姓同宗的叔叔黃澤民，因為是地主又當過敵人的清剿隊隊長，許多人認為他在管制中挺老實，可以給他選舉權，可黃桂秋是一百個不同意，後來經過上級研究認為她的意見正確。因此大家更誇獎她有見識，辦事公正，該一是一該二是二。

這天黑夜，月牙像一個銀鉤似的，掛在西山尖上的一棵大柞樹梢上，全堡子只有黃家大院的上屋還有燈光，原來他們正在開會醞釀提候選人。大家的意見紛紛，會開到十點多了還沒有結果，主席怕影響大家生產，只好宣佈散會，並叫大家回去以後好好醞釀醞釀。

散會後，幹部和積極分子、宣傳員又開了一個小會。當黃桂秋回到家裏的時候，那架從土地改革中分到的老座鐘，已經不慌不忙地敲了十一下了。她媽媽還沒有睡，披着布衫倚在炕頭牆上抽旱烟，烟袋鍋子嗞啦嗞啦地叫。她因為上了年歲又發了老病，所以沒有去開會，可是她對候選人這件事情，非常惦念，所以黃桂秋一進門，她劈頭就問：

“桂秋，告訴我！提誰當候選人啦？”

“誰？你猜一猜吧！”黃桂秋一邊回答一邊解衣上炕。

“要是提兩個，我管保一個也猜不錯，可是這三個……”老太太停頓了一下，“于長江準得算一個吧？人家小伙子是團



他們正在開會醞釀提候選人。

王 琦插圖

支書又是公安委員。還有你呢？我想也跑不了。”她停止了抽烟，嘴角帶着微笑，臉上閃着光輝。

“這兩個人，算叫你猜對了，可是那一個你說應該提誰吧？”她試探着問。她想看看媽媽贊成誰，因為方才開會也這麼佈置了，叫每個人回到家裏都好好醞釀醞釀，徵求徵求家裏人的意見。

“我想除了高英珍就是黃玉堂唄！還能有誰？”

“可是我們這間只提三個呀！已經有兩個了，還能把他倆都提上？”

“這是大家的事，我可說不準大家贊成哪一個。你先告訴我，會上是一怎樣決定的？”

“還沒決定呢，有的人贊成高英珍，有的人贊成黃玉堂，會開到小半夜也沒弄出頭來。媽，你說這兩個人哪一個好？”

“這可挺難說，要我說都好，不過又是三個候選人，這可得好好核計核計。”

原來老虎峪有四個在村上工作的，除了于長江和黃桂秋，還有一個高英珍是生產委員，一個黃玉堂是財糧委員。論他們兩個人的成分、出身和年歲，以至於長的個頭……都像用一個模子倒出來似的，同是貧雇農，同是給“黃善人”抗過活，同是三十六歲，更巧的是同是一九四九年參加工作的。然而在工作作風上和個人的性格上，那可大不相同了：

黃玉堂念過幾冬書，不但能寫寫算算，而且也能說會道，

不論上區裏縣裏開個什麼會，都記得清清楚楚的。講起話來，頭頭是道，待人處世也很和氣。提起他來，一般人都豎起大拇指頭說：“黃玉堂能給咱們辦事情，心腸熱，真是‘好狗護三隣、好人護三村’哪！”譬如說，去年秋天，區上要木材修湯河沿的大木橋，非要五車柞木或樺木不可，黃玉堂弄些柞木摻些柳木楊木給送去三車半，照樣交上了差事，就憑這一點就給村裏省了一車半木材，而且省了好多工夫，據大家估計一戶少攤六七千元。所以村裏很多人擁護他，只有黃桂秋他們這一幫青年人看不慣，常批評他，說他眼光短。

高英珍可不這樣，他是個爆竹脾氣，看不對勁的事，不用三言兩語準叮噹起來，幹起活來像牛似的，辦事說一不二。有一次，他爸爸給軍屬踹地，踹得有點潦草，他把眼睛一瞪：“這叫啥活計？對得起良心？”說着就套起牲口要去重踹。他爸爸氣得張口結舌說：“我返工，我返工！我去，我去！他媽的！當了幹部啦，損起老子來了！”因為他心腸直，公平無私，所以羣衆也很歡迎他，青年人見面就和他開玩笑：“怎麼樣？高英珍，天旱了你看能不能下雨？”那個接着說：“摸摸高英珍的後背潮不潮就知道了。”高英珍呢，他嘴也不讓人，大家就咕咕呱呱地鬧起來。

這兩個人在黃桂秋媽的心中早就有了底，不過她知道女兒是和她的的心思不一樣，所以故意說考慮考慮，其實她是滿希望黃玉堂當上候選人。她覺得黃玉堂是有點耍嘴，但是他能給咱們全村辦事，還會體諒人，再說又是一個“黃”字沒掰

開的家裏，怎麼說吧，“是親三分向，是火熱似灰”！高英珍這個人心眼直當然也好，可是他一點情面也不講。她一想到高英珍，就很自然地想起春天賣死豬肉的那件事，心裏也就更怨恨他一點不開面，使她損失了二、三十萬元。她看黃桂秋躺下了，便把燈挪到炕頭牆台上，一邊裝烟一邊說：

“我看哪，還是黃玉堂好！人家辦事知道裏外，高英珍這個人哪……”

“你是不是又想起來他不叫你賣死豬肉的那回事？”

“是呀，你說那回他多不開面？非叫埋了不可……”

“媽，我說人家高英珍做得對，那時候我要在家也得叫埋起來。你想咱們豬是瘟死的，要不埋上，光圖咱們自己得幾個錢，可是全村豬要都傳染上，那怎麼辦？”

“啥傳染？你就聽他那一套！”

“你說，他能不能故意和咱們過不去？”

“那，那，那倒不能啊！”她有點結巴了。

“這不就得了，人家是替大家着想。……”

“……”桂秋媽沒話說了。她想：誰當幹部不是替大家着想，偏他那樣！人家黃玉堂看見我們瘟死豬要賣肉，還說：“埋掉？太可惜了；應該賣幾個錢，到底可以補貼補貼。”看人家多會體貼人！想到這裏，她覺得還是黃玉堂好。可是，她又想起另外一件事情來了，曾記李香九當保長的那年，他家瘟死了一頭大犍牛，剝了皮挨家派份子，每家五斤老牛肉。那年她家連稀粥都喝不上，哪來的錢吃牛肉？但因不敢